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贺敬之

HE JING ZHI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贺敬之代表作

李丽中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贺敬之代表作

李丽中 编 责任编辑 曲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插页1 字数275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48

ISBN7-215-01393-6/Z·81 定价8.90元



作者

HAZ 104

訪長島

長島覺秀如酣飲後故人少年
心踏新海市樓境極靈異
神仙岸一宿修玉石臥雙瞳
層嶺珠川五載創業驚大夢
十年龍馬傾漫雲龍見海田展
畫卷收聽海聲一教之音此
果此情不須留長為醉臥
動歌吟

曉軒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呵！让我

高举

献给祖国

献给党的

诗篇，

走向

亿万人的

心里……。

（贺敬之《放声歌唱》）

1924年11月5日夜晩，贺敬之出生于山东省峄县（今枣庄市）贺家窑一户贫苦农民漆黑的小茅屋里。他没有学识渊博的父母，没有良好的读书环境，但是，时代造就了他，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兼剧作家。

1937年，芦沟桥的炮声，将13岁的贺敬之从安静的乡村师范校园抛向动乱的社会。作为流亡学生，他辗转湖北、四川等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1940年春天，

16岁的贺敬之，在西北迷天的风沙里，跋涉40余天，来到延安。途中，他以《跃进》为题，写下一组短诗。当时，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何其芳，正是看了他交上的这些习作，发现了他初露的诗才，才决定录取他这个“小同学”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在“鲁艺”，贺敬之得到了党组织和老同志的关怀与照顾，他第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这些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在《放声歌唱》中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

延安崭新的生活在贺敬之的生命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真正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放声歌唱》）。贺敬之像一个刚刚入学的孩子，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以从未有过的自由舒畅的心情学习和创作，他用欢快的诗句一首接一首写下了自己对新生活的感受。1941年，他怀着热爱延安母亲的深情，开始用诗句向母亲倾诉他对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的回忆。这些诗作，后来结集成《并没有冬天》和《乡村的夜》出版。1945年，贺敬之与丁毅等同志，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他是主要执笔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到华北，参加土改、支前、反霸等工作。1947年，在青沧战役中立功受奖。这期间写了许多反映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诗篇，后编入诗集《笑》和《朝阳花开》。此外，还写了一些秧歌剧。青沧战役后，贺敬之到石家庄作过一段基层工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建国后，贺敬之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任《剧本》、《诗刊》编委及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至1965年，贺敬之诗情喷涌，连续发表了《回延安》、《放声歌唱》、《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诗作，这些作品轰动了诗坛，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四

人帮”横行时期，贺敬之被迫停笔，直到1976年10月，他才以不可遏制的激情创作了《中国的十月》和《“八·一”之歌》两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抒发了郁积在心中的爱和恨。1976年以后，诗人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诗，如《访日杂咏》（《光明日报》1979年12月9日），《胶东行》9首（《人民文学》1985年第10期）等。

《放歌集》是贺敬之解放后的代表作，1961年初版，以后再版几次，增补了数篇。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贺敬之诗选》，除全部收入《放歌集》的作品外，还选收了1949年以前和1976年以后的作品。

贺敬之自参加革命后，始终以一个革命战士和革命诗人的身份，向党向人民献出他那颗红宝石般炽热而又透明的心。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不渝地用诗表达时代和人民以及自己的呼声，诗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从内容上、艺术上讲，贺敬之对新诗的发展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一些佳作，已传遍全国，至今仍深受读者喜爱。

二

贺敬之的创作道路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0年——1941年，是创作的第一个时期。

去延安途中所写的《跃进》（由《走出了南方》、《在西北的路上》、《夜》、《马车》四首短诗组成），是目前能见到的贺敬之最早创作的诗篇。诗中描绘了几个革命青年奔赴延安途中的特殊感受。那西北“迷天的大风砂”、“苦涩的长夜”、“黑色的森林”、狼的“火红的眼睛”，那在火堆旁“粗重地呼吸着”、“倔强的驾驭者的脸”，即是西北高原上最有特征的景象，表达

了诗人在特定心境中对客观环境的真实感受。“山那么陡！/——翻过！”、“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远方……”这样的诗句既是写实，又具有更深的象征含义。《跃进》最早显示了贺敬之作为诗人的气质和才华。

才华需要雨露的滋润，需要灵感的引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以后，崭新的生活，美好的印象，更打开了他诗情的闸门。他兴奋、激动，接连写出了《自己的催眠》、《十月》、《雪花》、《生活》、《我们这一天》等作品。诗人用自由体形式无拘无束地唱着：“我快活，像一只正舞在空中的鹰”（《生活》），他相信明天“那天空/一定很蓝”（《自己的催眠》）。诗中呈现出欢快、自信、明丽的格调，这种格调在《放歌集》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诗作，是对那一阶段生活与情感的真实记录，虽然在艺术提炼、语言运用上不够成熟，形式上尚有明显的模仿外国诗歌的痕迹，但是，诗中对新生活的挚情，以及一些新鲜的感受，却是很可贵的。

如果说上述作品（收入作者第一本诗集《并没有冬天》）是诗人初到延安时急不可待地对新生活的赞美，那么，1941年所写的二十余篇追忆家乡生活的诗作（收入作者第二本诗集《乡村的夜》）则是在认真思索之后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愤怒诅咒。这些作品唤起了他对童年时期家乡凄苦生活的回忆，他怀着难以抑制的悲愤心情，描写了一系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不同农民的形象。其中有投河自尽的“五婶子”，精神失常的“夏嫂子”，逃婚不成上吊而死的“小兰姑娘”，忍痛卖子的“小全的爹”，为饥饿所迫当强盗死在雪地里的“儿子”，自发反抗壮烈牺牲的农民英雄“黑鼻子八叔”……诗人就是用这一幅幅悲惨的画面描绘出旧社会的黑暗。由于诗人熟悉生活，因此，在叙事中有逼真的细节描

写，抒情中有细腻的心理刻画。比起前本诗集，这些诗作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前者多是零碎感受的简单抒写，后者则将主观感受融入客观形象之中，并着意于气氛的渲染、意境的创造。《黑鼻子八叔》是《乡村的夜》中最出色的一篇。气氛的烘托十分成功，自首至尾没有离开那一眼望不透的高粱地。粗犷的风格、悲壮的氛围、宁死不屈的气质，都是从那片亲切而又神秘的高粱地里诞生的：“黑鼻子八叔站在高粱棵里——／高粱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就好像黑鼻子八叔的笑声，／他的笑声多么响亮，／满坡满野都震动起来”，“他来了，又走了，／他走了，又来了……风不停地吹着无边的高粱棵，／我们成群的孩子迎着风高唱：／黑鼻子，挎盒子，高粱棵里抹脖子……”这样的诗句给读者留下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和深刻的感受。《乡村的夜》中有些诗句已不是单纯的写景和叙事，如“夜，像一只破了的木船，／搁浅在村庄”（《小全的爹在夜里》）；诗人赋予诗句更高的艺术概括力，使其有更为深广的外延。《并没有冬天》与《乡村的夜》，从光明与黑暗、爱和恨，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抒写了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尽管部分诗作还显得稚嫩，但每首诗都充满了生气。

1942年——1949年，是贺敬之创作的第二个时期。

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感召下，贺敬之随着“鲁艺”师生走出校园，投身于新鲜生动的群众文艺运动中。他从秧歌剧、民歌、说唱文学等民间文艺中汲取营养。这时，他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特色。第三本诗集《朝阳花开》，收入了1942年以后至解放战争期间的诗歌作品。其内容主要是反映根据地人民新的生活、新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深厚感情。艺术形式上有新的探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抒写人民怀念刘志丹的《罗峪

口夜渡》一诗，就糅进了陕北民歌、说唱文学及古典诗词的写法；《行军散歌》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向张家口进军途中所写，笔调清新活泼。其中《枣儿红》一首描写了边区姐妹热爱子弟兵的真实情感。

一路上的枣儿属上这埧的红，
陕北的女娃属上这埧的俊。

扛上长杆打红枣，
对对姐妹对对笑。

大队的八路军开步走，
大把的红枣塞进手。

“吃我的红枣不要钱，
嘴里吃了心里甜。”

“吃你的红枣我记账，
流水账写在枪尖上。”

“消灭了敌人勾了账，
回来再闻你枣花香！”

质朴的诗句带着那个年月特有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一扫前期诗作中一些比较生硬的学生腔。这一阶段，诗人还创作了许多歌词，如《南泥湾》、《七枝花》、《翻身歌》、《胜利进行曲》

等，谱上曲子后这些歌唱遍了解放区，《南泥湾》一直唱到建国以后，唱到今天。1947年，诗人到冀中解放区后写了《送参军》、《张大嫂写信》、《搂草鸡毛》等反映边区人民参军支前的小诗。诗中有人物、有情节、有浓郁的生活情趣、有诙谐幽默的对话，洋溢着喜剧色彩。现代文学史上，反映1945——1947这一阶段历史风貌的诗歌较少，贺敬之的这些作品可说是珍贵的。

1942年以后，诗人对延安兴起的群众性秧歌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尝试创作了《栽树》等秧歌剧，并与丁毅等同志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编写了新型歌剧《白毛女》（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喜儿这一典型形象，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战斗作用。该剧从紧张的戏剧冲突中提炼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才能使农民获得彻底解放。剧作者在塑造喜儿这一形象时，较多地运用了革命浪漫主义手法。唱词吸收了民歌、传统戏曲和西洋歌剧的表现手法，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白毛女》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较完满地达到了革命内容与民族形式的完美统一，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和谐统一，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戏剧文学如何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从延安整风到解放战争胜利，是贺敬之创作道路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他直接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炮火的锻炼，革命实践与艺术实践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作家的历史使命与艺术使命，认识到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群众斗争与群众文艺活动，不仅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与戏剧创作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促成了他审美观与艺术观的形成。这为他解放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是贺敬之创作的第三个时期。

建国后五六年间，贺敬之没有诗作发表，关心他的读者一度很焦急。然而，沉默不等于停步，他不想写廉价的作品，他在积累、沉淀自己的感情，并等待着灵感燃烧的引线。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56年初春，贺敬之应邀从北京赴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当诗人重又踏上离别了十一年的延安故土时，当他听到“‘鲁艺家’的人回来了！”这亲切的呼喊一声连一声地在街道上、山坡上传开来时，那孕育已久的诗情便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一首溢满真情、深切动人的《回延安》很快诞生了。这是诗人献给共和国的第一朵心花，也是诗人成名之作。古人曰：“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诗人那感情的波涛已冲决堤岸，《回延安》这样的短章已无法继续表达蓄积已久的激情，于是，《放声歌唱》这样的长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就应运而生。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在当代诗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它和郭小川的《致青年农民》一起，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表达了50年代中期人民群众昂扬的革命斗志和情绪，因而在社会上获得了强烈的反响。这两首诗是贺敬之诗歌创作的精品，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已趋成熟。1963年，在全国学习雷锋的热潮中，诗人的创作灵感又一次爆发，一篇长达千余行的气魄宏伟的长篇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诞生了。这首诗，以它具有的时代高度和历史性主题，轰动了整个诗坛，成为贺敬之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高峰。长诗调动了诗人的全部思想积累和艺术积累，比起《放声歌唱》，《雷锋之歌》无论在艺术构思、结构安排、语言运用上都更为成熟。

从1956年开始，诗人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到1965年暂告一段落。这期间的作品全部收入《放歌集》中。《放歌集》代表了贺敬之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成为广大诗歌爱好者最喜欢的当代诗集之一。

《放歌集》中的十余篇作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篇幅短小、清丽隽永、韵律优美的抒情小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又回南泥湾》等，这些作品多用民歌体抒写由于某种情境所触发的具体生活感受；另一类是意境宏阔、气势磅礴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十年颂歌》等，这些作品多从宏观角度概括时代的风貌。重大的时代主题，排山倒海式的抒情气势，强烈的政论性、鼓动性，使这类诗歌产生了不同一般的社会效应。贺敬之、郭小川两位诗人，为这种诗体的推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五六十年代，很多人仿效这种诗体，但在思想上、艺术上，很难达到他们的高度。贺敬之1976年以后又写了《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两篇政治抒情诗，其激情仍不减于当年。

在当代诗歌的百花园里，贺敬之的诗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和芳香。他是一位有创造性的诗人，有艺术个性的诗人，从1940年开始，他沉稳地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在诗歌艺术高峰的攀登上，不畏艰险，从不停步。从《南泥湾》到《回延安》，从《黑鼻子八叔》到《雷锋之歌》，这是他所走过的一条成绩卓著的诗歌创作之路。

三

贺敬之诗歌的创作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真情激荡的颂歌。响彻贺敬之诗歌创作中的主旋律，是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热情礼赞。党、人民、国家三者血肉般的结合，构成了我们伟大时代现实生活的整体，而党又是这一整体的核心。诗人紧紧抓住了这一时代的本质，以歌颂党为中心来展示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雄伟英姿，以及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党，

正挥汗如雨！

工作着

在共和国大厦的建筑架上

（《放声歌唱》）

党的高瞻远瞩、平凡伟大、可亲可敬的形象就这样屹立于纸上。这是高度概括的典型化形象，又是贺敬之笔下独有的党的形象。诗人善于把表现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同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建设激动人心的场景巧妙地叠印在一起，以表现党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南昌起义的／鲜血／在我们的炼钢炉中／正滚滚跳动”（《放声歌唱》）“淮海战场／那冲锋的呼号／已经飞入／工地的夯声”（《雷锋之歌》）“你可曾听到呵，在车厢里：／仿佛响起井冈山拂晓攻击的怒吼？”（《西去列车的窗口》）这种独特的艺术构思，表达了诗人对党所领导